

湖湘

杨天石 曾景忠 编

宁调元集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湖南人民出版社

文库

杨天石 曾景忠 编

宁调元集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宁调元集 / 宁调元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1

ISBN 978-7-5438-5057-6

I. 宁… II. 宁… III. 宁调元 (1883-1913) —文集
IV. I215.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67333号



湖湘文库(甲编)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宁调元集

著	者	宁调元
编	者	杨天石 曾景忠
责	任 编 辑	张人石
整	体 设 计	郭天民
出	版 发 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营	销部电话	0731-2226732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望城湘江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960×640 1/16
印	张	44
字	数	479000
书	号	ISBN 978-7-5438-5057-6
定	价	132.00元

ISBN 978-7-5438-5057-6



9 787543 850576 >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

顾 问	张春贤	周 强	杨正午	周伯华	胡 彪
	肖 捷	许云昭	戚和平	谢康生	文选德
	孙载夫				
组 长	蒋建国				
副组长	郭开朗	王汀明			
成 员	李凌沙	姜儒振	吴志宪	李友志	刘鸣泰
	朱建纲	龚曙光	金则恭	朱有志	刘献华
	钟志华	刘湘溶	彭国甫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	刘鸣泰	朱建纲		
副主任	李凌沙	吴志宪	田伏隆	王新国
	尹飞舟	龚曙光	唐浩明	
成 员	唐成红	曾鹏飞	毛良才	刘国瑛
	陈壮军	王德亚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 任	文选德				
第一副主任	刘鸣泰				
常务副主任	张光华	彭国华	张天明		
副主任	熊治祁	夏剑钦	朱汉民	曾主陶	黄楚芳
委 员	李建国	丁双平	汪 华	刘清华	黄一九
	彭兆平	周玉波	雷 鸣	王海东	韩建中
	谢冠军	杨 林			
装帧设计总监	郭天民				

出版说明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化中独具地域特色的重要一脉。特别是近代以来，一批又一批三湘英杰，以其文韬武略，叱咤风云，谱写了辉煌灿烂的历史篇章，使湖湘文化更为绚丽多彩，影响深远。为弘扬湖湘文化、砥砺湖湘后人，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决定编纂出版《湖湘文库》大型丛书。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以“整理、传承、研究、创新”为基本方针，分甲、乙两编，其内容涵盖古今，编纂工作繁难复杂，兹将有关事宜略述如次：

一、甲编为湖湘文献，系前人著述。主要为湘籍人士著作和湖南地区的出土文献，同时酌收历代寓湘人物在湘作品，以及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部分报刊。

二、乙编为湖湘研究，系今人撰编。包括研究、介绍湖湘人物、历史、风物的学术著作和资料汇编等。

三、乙编中的通史、专题史，下限断至1949年。

四、甲编文献以点校后排印或据原本影印两种方式出版。

五、除少数图书以外，一律采用简体汉字横排。

六、每种图书均由今人撰写前言一篇。甲编图书前言，主要简述原作者生平、该书主要内容、学术文化价值及版本源流、所用底本、参校本等。乙编图书前言，则重在阐释该研究课题的研究视角和主要学术观点等。

七、对文献的整理，只据底本与参校本、参校资料等进行校勘标点，对底本文字的讹、夺、衍、倒作正、补、删、乙，有需要说明的问题，则作出校记，一般不作注释。

八、甲编民国文献中的用语、数字、标点等，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作改动。乙编图书中的标点、数字用法、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等均按现行出版有关规定使用和处理。

《湖湘文库》卷帙浩繁，难免出现缺失疏漏，热望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宁调元像

姓名	寧調元
年歲	...
籍貫	湖南長沙
居址	廣東省城
通訊處	北京...
介紹人	高啟...

南社入社書
一九一五年五月廿一日

寧靜致遠
清明在躬
天一

宁调元所填南社入社书

宁调元墨迹之一

寧調元墨迹之二
雲山天際合起雲霞後
孤雁遙歸啼曉聲多
苦喜若聲不奈離別
花去愁腸相忘知何極
月照其北心
寧調元
天一

前言

—

宁调元，字仙霞，号太一，湖南醴陵人。1883年（清光绪九年）生。他是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南社诗人。1913年“二次革命”时，牺牲于武昌。

当宁调元由少年步入青年的时候，中国正风雨如磐。八国联军入侵那一年，宁调元18岁。民族的灾难使他忧心如焚，他自觉地肩负起天下兴亡的重担。

1

1903年，宁调元离开故乡的渌江书院，进入长沙明德学堂的师范速成班。当时，黄兴正在该班执教，昌言“排满”。宁调元受到影响，先后参加革命组织大成会和华兴会。他长于文章，富于口才，慷慨激烈，为班中的佼佼者。次年冬，回乡创办渌江中学，受到县令和守旧士绅的反对。他仆仆风尘，奔走于醴陵、长沙之间，上下交涉，终于将学堂办成。1905年夏被派赴日本，留学于早稻田大学。

日本当时是中国革命党人的渊薮。在那里，宁调元不仅与黄兴重逢，而且和著名的革命党人陈天华结为好友。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公布“取缔规则”（《关于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对中国留学生的活动多所限制。中国留学生认为这一规则“有辱国体”，发动罢课。12月8日，陈天华忧愤投海，中国留学生的情绪更为炽烈。宁调元是罢课斗争的积极分子，曾被选为文牍干事，起草了大量宣传品。年末，宁调元和湖南同乡姚宏业等回到上海，与各省归国留学生一起创办中国公学。不久，宁

调元惦念故乡的淶江中学，离沪返湘。

中国公学一出世，就碰到重重困难。1906年4月6日，姚宏业效法陈天华，投江自杀。宁调元在醴陵听到噩耗，迅速赶到长沙，和革命党人禹之谟等商量，决定为陈、姚二人举行一次盛大的公葬。5月6日，宁调元由易本羲主盟，加入同盟会^①。20日，长沙各界近千人在左宗棠祠为陈、姚二烈士举行追悼大会，当场议决将他们公葬于岳麓山。此事遭到湖南劣绅王先谦、孔宪教等人的阻挠，他们向巡抚庞鸿书告状。原先支持公葬的谭延闿等人顶不住，准备改变原议，但禹之谟、宁调元等意志坚决，毅然进行。23日，长沙万余学生上街送葬。一队由禹之谟领头，抬着陈天华的灵柩；一队由宁调元领头，抬着姚宏业的灵柩。两队均穿白衣，擎白旗，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绕市行进。到达岳麓山后，举行了隆重的下葬仪式，禹之谟、宁调元等多人发表演说。

公葬是湖南革命力量的一次检阅，也是一次政治示威。清朝官吏和王先谦们坐不住了，于是由学务处出面，张贴布告，指责各学堂学生“纷纷扰动，任意出堂，游行街市，开会喧嚣”，限令将陈、姚二烈士灵柩克日迁葬。布告声言：“如有违抗之人，严拿到案惩办。”^②面对高压，禹之谟、宁调元刚强不屈，连日在天心阁等处集会抗议。于是，学务处再次布告，宣称“除将著名痞徒访拿究办外”，明令禁止开会演说、停课、聚众喧哗、私送传单等“恶习”，杀气腾腾地表示：“害马不去，稂莠不除，欲其保全美质，又乌可得！”^③7月11日，宁调元经人劝告，逃亡上海。

① 《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之会员名册》，《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一编第十一册。

② 《时报》，1906年6月17日。

③ 《时报》，1906年8月14日。

在上海，宁调元寄居租界，埋头写作。10月18日，与傅尊、陈家鼎等人共同出版《洞庭波》杂志。宁调元以屈魂、仙霞、辟支等三个笔名发表诗文多篇。其中，《仇满横议》尖锐地揭露满洲贵族的腐朽和卖国，批判梁启超“革命可以召瓜分”等谬论，主张以“暴动”为“急进的破坏方法”。这样的文章，自然不能为清朝统治者所容，两江总督端方命人与租界当局联系，谋划逮捕宁调元。10月29日，宁调元浮海渡日，在东京中国同盟会总部任《民报》干事。12月4日，萍浏醴起义爆发，宁调元受孙中山、黄兴委派，回国响应。到上海后，与秋瑾、陈其美、杨卓林等会议，制订了在湖南、江苏、浙江等省分头发动的计划。但是，当宁调元赶回湖南的时候，萍浏醴起义已经失败。1907年1月28日，宁调元在岳州（今岳阳）被捕，转押至长沙。

一被捕，宁调元就做了牺牲准备，写下了《绝命词》，受审时坐地抗辩，慷慨请死。但是，清政府找不到他“谋乱”的确证，陈蜕、汪文溥、刘泽湘等人又替他上下打点，案子因此拖了下来。这样，宁调元就不像初时那样激动了，他开始把牢狱生活看作是对自己的锻炼。《三月二十日笔记》说：“今日之入之陷阱也，天或者有以玉成我乎？故不惜假我以岁月，尝我以艰苦，左之右之，颠之倒之，顺者逆之，扬者抑之，福者祸之，刚者柔之，风雪以坚其操，雷电以练其胆，若可以绝我望，若将以灰我心。余际斯时，可不敬受之哉！范文正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佛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三复一过，觉未来世界皆作庄严灿烂状，发见于眼球中。因述之以自勉，并示同难某君。”他为自己制定了运动、习字、读书、作文四种日课。在狱期间先后读书二千种，完成《明夷诗钞》、《明夷词钞》、《南幽百绝句》、《叹逝集》、《南幽文集》、《碧血痕》、《庄子补注》等著作多部。

身在牢狱，心系天下。宁调元始终保持和革命党人的密切联系。中国同盟会湖南分会的最初组织者是禹之谟。1906年8月10日，禹之谟被捕。此后，分会即呈涣散状态。宁调元利用同志探监机会，委托刘谦、李隆建重新组织了分会。1907年，东京同盟会总部发生分歧，章太炎一度愤而辞去《民报》编辑职务。宁调元在狱中得到消息，于1908年写信给章太炎，勉励他撑持局面，办好杂志。信中说：“报社成立数年，每下愈况，匪直吾党之不幸也。譬彼扁舟航海，大风起于水上，卒然遇之，鲜不夺气。吾公把舵向前，力任其难，想天怜有心人，灿烂庄严之境界，必发见不远也。”信中并以廉颇与蔺相如、陈平与周勃的故事勉励章太炎，劝他以团结为重。

当时，陈去病、高旭、柳亚子三人正在筹建文学团体南社。对此，宁调元积极支持。自1908年春起，他和高旭多次通讯，讨论结社宗旨和出版体例。在《南社序》一文中，宁调元主张继承明末应社、复社的传统，写作反映时代气氛的作品。文章说：“哀乐感夫心，而咏叹发于声。斯编何音？斯世何世？海内士夫庶几晓然喻之，而同声一慨也夫！”这里，话虽说得含蓄，但要求诗人们反映时代，揭露清政府腐朽统治的意旨却是跃跃欲出的。

在宁调元被囚系的日子里，始终有友人为之奔走活动。1909年11月，经谭延闿、龙璋等人具结，宁调元被释出狱。次年3月赴北京任《帝国日报》总编辑。

北京是清政府的辇毂之地，统治远较其他地方为严，但宁调元仍然写了大量报道、时评和杂文，尖锐、泼辣地指责清政府，并以各种形式隐蔽而曲折地宣传革命。他先后主持过多种栏目，其中，《太一丛话》主要评介明末抗清志士的事迹和作品；《议场谭屑》报道并评论资政院会场的情况；《是是非非》表达作者对时

政的各种议论和看法。它们的篇幅都不大，有的不过百字左右，却宛如短刀、匕首，具有强烈的战斗性。有时，宁调元更借分析古典作品的名义议论时政。《水浒传》中，鲁智深大闹五台山时，曾经高叫：“秃驴们不放洒家入寺时，山门外讨火来烧了这个鸟寺。”宁调元于引述这段话之后评论说：“东西各国大英雄，凡倡言救国者，须要体会得此。”^①这实际上是在号召人们以暴力推翻清政府的统治。1910年11月，御史胡思敬参劾《帝国日报》“肆意讥讽，蔑侮大臣”，“对朝廷体制有大不敬之行为”，要求清政府封闭报馆，拿办主笔^②。1911年9月，京师审判厅又制造借口，传讯《帝国日报》发行人，判处罚款。宁调元则利用清政府新近颁布的报律、刑律，反过来控告审判厅“紊乱律章”^③。这样，宁调元赢得了同行的拥戴，被北京报界公会委派赴日考察。

当宁调元南下行抵上海的时候，武昌起义爆发。他便改变计划，兼程西上。到湖南后，被聘为都督谭延闿的秘书。不久，南北议和，宁调元到上海参与发起民社，创办《民声日报》。

民社成立于1912年1月16日，发起人为黎元洪、蓝天蔚、谭延闿、孙武、朱瑞、吴敬恒、刘成禺等。当时，孙中山已经决定让位给袁世凯，但他坚持建都南京，以便将袁世凯从老巢中调离出来。但是，立宪派以及和立宪派关系密切的章太炎等人则主张建都北京。双方相持不下。在这一情况下，民社提出建都武昌。宁调元曾在《民声日报》上发表《国都平论》等文，宣称：“屈北从南，与屈南从北，同为相持之纽，必无解决之方。非调停南北，折中武昌，无以息两造之纷。”善良的宁调元不了解建都之争

① 《帝国日报》，1911年5月3日。

② 《民立报》，1910年12月3日、10日。

③ 《帝国日报控地方审判厅及检查厅文》，《民立报》，1911年9月12日。

的实质，因而，当了黎元洪等人的传声筒。但是，宁调元主持《民声日报》一共不过五六天，即因祖母丧事回湘。4月，宁调元被谭延闿派任广东三佛铁路总办。这以后，民社与统一党等合并为共和党，反对同盟会的倾向日益明显，宁调元便于8月6日登报脱离民社^①。

宁调元担任三佛铁路总办期间，袁世凯的反动面目日益暴露。8月15日，无故枪杀革命元勋张振武与方维。宁调元激愤地对人说：“国事至此，而犹苟且偷一日之安，吾党罪恶其何时可以洗濯？”这年冬天，他冒着风雨，由粤而沪、而皖、而赣，与陈其美、柏文蔚、李烈钧等协商，秘密议定七省讨袁计划。1913年2月1日，宁调元自南昌密电谭延闿等人，指责袁世凯“采用积极专制手段，实行破坏共和”，“虽赵匡胤黄袍尚未加身，而拿破仑雏形已具”。电报表示，希望湘人“上下团为一气，与各得力省份协筹对付方法，头痛去头，足痛去足”。同日，又致电广东都督胡汉民，历数袁世凯的罪恶：“总统厉行暴民政治，意思即是法律，喜怒即为赏罚，好恶即为贤不肖，而共和已归破坏。”电文同样表示：“我东南最初起义各省，亟宜联为一气。”在对袁世凯的认识上，宁调元不是最敏锐的；但在武装讨袁上，却是主张最坚决的人。

这年3月，宋教仁被刺，许多革命党人感到袁世凯杀机已露。有人劝宁调元“养晦东瀛”，谭延闿并愿提供千金作为路费，但宁调元不为所动^②。同月下旬，他星夜赶赴上海，会见孙中山、黄兴，力言袁世凯自绝于民国，北定中原，此其时矣。当时，武汉革命党人詹大悲、蔡济民、杨王鹏、季雨霖等人正在组织参谋团，

^① 《民国新闻》，1912年8月6日。

^② 刘谦：《哭太一诗后十首》注，《南社诗集》第六册。

运动军队，计划在武汉发难。宁调元征得黄兴的同意，赶赴武汉，参与策划。

6月24日，黎元洪突然派军队搜查汉口民国日报馆，发现“通告湖北独立，组织北伐军”的计划和起义宗旨、军人条例等文件，于是宣布戒严，分头缉拿革命党人。詹大悲等见事机泄露，决定先发制人。25日夜，在城外南湖和城内造纸厂两处的革命党人，还没有来得及发动就被镇压了。26日，宁调元与熊樾山在汉口德租界富贵旅馆被捕。

被捕后，宁调元拒不承认自己是革命党人，但是，他随身的皮包里有盖着江西李烈钧印章的特别证，有密电本及活动经费收支账单等证据。这些，自然瞒不过侦探们的眼睛。7月5日，经德国领事批准，宁调元被引渡到武昌，落入黎元洪手中。

革命党人和两湖人士为营救宁调元做了许多工作。刘揆一、孙毓筠、高旭、黎尚雯、陈家鼎、杨度等纷纷致电黎元洪，要求将他释放^①。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以反袁为主旨的“二次革命”爆发。次日，李烈钧致电黎元洪，提出愿以在押的黎部军官二人交换，但黎元洪置而不答。其后，国民党人的反袁军事行动陆续失败。8月4日，袁世凯下令将宁调元“在鄂就近讯明，按法惩办”。27日，宁调元被以“内乱罪”判处死刑。9月25日被害，年仅30岁。

二

宁调元具有鲜明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的欺凌日烈，中华民族灾祸日

^① 《长沙日报》，1913年7月7日、11日。

深。面对这种形势，宁调元忧心如焚。他痛苦地阐述列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奇耻大辱，描绘“外人要瓜分中国”的可怕情景，热情地呼唤中华民族觉醒，及时抗争，他说：“日人之夺我台湾，大耻也；自由行动于安奉铁路，大垢也；俄人之变相哀的美教书，大辱也。我国人非甘心作亡国奴，又何可一朝忘？”又说：“我神圣之苗裔乎？胡可当我手足尚活动时，视听尚完具时，而忍受人之管我、撻我、玩我、杀我，而不一反抗也？”值得指出的是：宁调元所要求的这种抗争并不是外交上的折冲樽俎，而是和帝国主义刀枪相对的厮杀。他说：“夫土地等失，生命等丧也，与其沉沉梦梦，断送于条约、照会之中，曷若轰轰烈烈，抛掷于弹烟炮雨之下乎？”他激烈地批判清政府的妥协外交，主张不畏强暴，“与彼辱我、侮我者疾起而决一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说：“政府办交涉，总以退让为主。试问：今日让步，异日能不再让步否？让步亡也，不让步亦亡。然则何不不让，何必不战！”宁调元热切地期望中华好男儿刻苦自励，跃然奋起，使祖国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说：“值美雨之东来，约欧云以西渐，吾人对于民族问题有一番责任者，宜如何刻苦自励，养成忍苦耐劳之习惯，为20世纪舞台上占一特别之位置耶？”

在追寻列强何以能肆无忌惮地欺凌中国，中华民族何以濒临危亡的根源时，宁调元认为是满洲贵族的反动统治。在著名的《排满横议》一文中，宁调元列举大量事实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满洲贵族欺压中国各族人民的种种罪过，诸如大兴文字狱，枉杀无辜；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卖官鬻爵，巧取豪夺；官场腐败，仕途黑暗等。宁调元指出，清朝统治者不仅不支持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反而加以镇压；不仅不扶植有利于社会发展和民族进步的新芽，反而加以摧残。他说：“美洲华工禁约之起源，由满胡所共订也。

闻商界以不卖美货以抵制之，惟恐其禁约之尽解也，则拿人以肆其威吓。南洋各埠派一领事，不护商而反病商，悉索重也；内地志士发明一新艺，应专利而不许专利，报效少也。开一矿产，筑一铁道，商办也必官督之，创一轮船，设一电报，余利也必尽提之。”尤其使宁调元痛心疾首的是满洲贵族无耻地出卖国家、民族的权益，将中华大好河山拱手奉献给帝国主义。他说：“彼则以我国土为僥来之物也，不动声色，不假思索，于九重深远，人谋鬼谋，又一纸书以奉于大英、大法、大俄、大日、大美之前。”正是这一原因，使宁调元响亮地提出了“非排满不足以救亡”的口号。

清政府所代表的是满、汉各族地主阶级的利益，因此，满洲贵族的统治就不仅是一种民族压迫，而且是一种封建压迫。宁调元的排满思想，除了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成分外，还具有民主主义的反封建内容。宁调元指出，在清政府的统治下，中国已经成为“奴国”。他号召中国人民像当年的法国革命者一样“脱除奴籍，净洗奴耻，改造奴风，左手拊其胸，右手把其袖，送路易十四于断头台上”。宁调元认为，只要中国人民有这种不甘为奴的精神，无论有多大的困难和阻力，“排满之目的终必达”。

正像当时大多数革命者一样，宁调元的“排满”思想也具有严重的种族主义成分，他看不到中国各族人民长期融合、共同创造祖国历史的事实，错误地将满族视为“异族”；又不能正确地区分满族反动统治者和满族群众，笼统地鼓吹种族复仇。这些，都是他思想中狭隘和消极的成分。在中国历史上，汉族地主阶级和儒学代表人物长期鼓吹“夷夏大防”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宁调元也不能摆脱这一影响。

清政府为了欺骗舆论，抵制革命，义和团运动后，曾经举办过所谓“新政”，后来又宣称“预备立宪”，企图为封建僵尸装点